

简爱-第九章*

夏绿蒂·勃朗特

1847-10

然而，罗沃德的贫困，或者不如说艰辛，有所好转。春天即将来临，实际上已经到来，冬季的严寒过去了。积雪已融化，刺骨的寒风不再那般肆虐，在四月和风的吹拂下，我那双曾被一月的寒气剥去了一层皮，红肿得一拐一拐的可怜脚，已开始消肿和痊愈。夜晚和清晨不再出现加拿大式的低气温，险些把我们血管里的血冻住。现在我们已受得了花园中度过的游戏的时刻。有时逢上好日子，天气甚至变得温暖舒适。枯黄的苗圃长出了一片新绿，一天比一天鲜嫩，使人仿佛觉得希望之神曾在夜间走过，每天清晨留下她愈来愈明亮的足迹。花朵从树叶丛中探出头来，有雪花莲呀、藏红花呀、紫色的报春花和金眼三色紫罗兰。每逢星期四下午（半假日）、我们都出去散步，看到不少更加可爱的花朵，盛开在路边的篱笆下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128030416/https://www.99csz.com/book/2116/61673.htm>

。

我还发现，就在顶端用尖铁防范着的花园高墙之外，有着一一种莫大的愉快和享受，它广阔无垠，直达天际，那种愉快来自宏伟的山峰环抱着的一个树木葱茏绿荫盖地的大山谷；也来自满是黑色石子和闪光漩涡的明净溪流。这景色与我在冬日铁灰色的苍穹下，冰霜封冻、积雪覆盖时看到的情景多么不同呀！那时候，死一般冷的雾气被东风驱赶着，飘过紫色的山峰，滚下草地与河滩，直至与溪流上凝结的水气融为一体。那时，这条小溪是一股混浊不堪、势不可挡的急流，它冲决了树林，在空中发出咆哮，那声音在夹杂着暴雨和旋转的冻雨时，听来常常更加沉闷。至于两岸的树木，都已成了一排排死人的骨骼。

四月已逝，五月来临。这是一个明媚宁静的五月，日复一日，都是蔚蓝的天空，和煦的阳光，轻柔的西风和南风。现在，草木茁壮成长起来。罗沃德抖散了它的秀发，处处叶绿，遍地开花。榆树、岑树和橡树光秃秃的高大树干，恢复了生气勃勃的雄姿，林间植物在幽深处茂密生长，无数种类的苔鲜填补了林中的空谷。众多的野樱草花，就像奇妙地从地上升起

的阳光。我在林荫深处曾见过它们淡淡的金色光芒，犹如点点散开的可爱光斑。这一切我常常尽情享受，无拘无束，无人看管，而且几乎总是独自一人。这种自由与乐趣所以这么不同寻常，是有其原因的、而说清楚这个原委，就成了我现在的任务。

我在说这个地方掩映在山林之中，坐落在溪流之畔时，不是把它描绘成一个舒适的住处吗？的确，舒适倒是够舒适的，但有益于健康与否，却是另一回事了。

罗沃德所在的林间山谷，是大雾的摇篮，是雾气诱发的病疫的滋生地。时疫随着春天急速的步伐，加速潜入孤儿院，把斑疹伤寒传进了它拥挤的教室和寝室，五月未到，就已把整所学校变成了医院。

学生们素来半饥半饱，得了感冒也无人过问，所以大多容易受到感染。八十五个女生中四十五人一下子病倒了。班级停课，纪律松懈。少数没有得病的，几乎已完全放任自流，因为医生认为他们必须经常参加活动，保持身体健康。就是不这样，也无人顾得

上去看管她们了。坦普尔小姐的全部注意力已被病人所吸引，她住在病房里，除了夜间抓紧几小时休息外，寸步不离病人，教师们全力以赴，为那些幸而有亲戚朋友，能够并愿意把她们从传染地带走的人，打铺盖和作好动身前的必要准备。很多已经染病的回家去等死；有些人死在学校里，悄悄地草草埋掉算数，这种病的特性决定了容不得半点拖延。

就这样，疾病在罗沃德安了家，死亡成了这里的常客；围墙之内笼罩着阴郁和恐怖；房间里和过道上散发着医院的气味，香锭徒劳地挣扎着要镇住死亡的恶臭。与此同时，五月的明媚阳光从万里无云的天空，洒向陡峭的小山和美丽的林地。罗沃德的花园花儿盛开，灿烂夺目。一丈红拔地而起，高大如林，百合花已开，郁金香和玫瑰争妍斗艳，粉红色的海石竹和深红的双瓣雏菊，把小小花坛的边缘装扮得十分鲜艳。香甜的欧石南，在清晨和夜间散发着香料和苹果的气味。但这些香气扑鼻的宝贝，除了时时提供一捧香草和鲜花放进棺材里，对罗沃德的人来说已毫无用处。

不过我与其余仍然健康的人，充分享受着这景色和季节的美妙动人之处。他们让我们像吉卜赛人一样，从早到晚在林中游荡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爱上哪里就上哪里。我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。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和他的家人现在已从不靠近罗沃德，家常事也无人来有问，脾气急躁的管家已逃之夭夭，生怕受到传染。她的后任原本是洛顿诊所的护士长，并未习惯于新地方的规矩，因此给得比较大方。此外，用饭的人少了，病人又吃得不多，于是我们早饭碗里的东西也就多了一些。新管家常常没有时间准备正餐，干脆就给我们一个大冷饼，或者一厚片面包和乳酪，我们会把这些东西随身带到树林里，各人找个喜欢的地方，来享受一顿盛宴。

我最喜欢坐在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。这块石头儿立在小溪正中，又白又干燥，要淌水过河才到得那里，我每每赤了脚来完成这一壮举。这块石头正好够舒舒服服地坐上两个人，我和另一位姑娘。她是我当时选中的伙伴，名叫玛丽·安·威尔逊，这个人聪明伶俐，目光敏锐。我喜欢同她相处，一半是因为她机灵而有头脑，一半是因为她的神态使人感到无拘无束

。她比我大几岁，更了解世情，能告诉我很多我愿意听的东西，满足我的好奇心。对我的缺陷她也能宽容姑息，从不对我说的什么加以干涉。她擅长叙述，我善于分析；她喜欢讲，我喜欢问，我们两个处得很融洽，就是得不到很大长进，也有不少乐趣。

与此同时，海伦·彭斯哪儿去了呢？为什么我没有同她共度这些自由自在的舒心日子？是我把她忘了，还是我本人不足取，居然对她纯洁的交往感到了厌倦？当然我所提及的玛丽·安·威尔逊要逊于我的第一位相识。她只不过能给我讲些有趣的故事，回对一些我所津津乐道的辛辣活泼的闲聊。而海伦呢，要是我没有说错，她足以使有幸听她谈话的人品味到高级得多的东西。

确实如此，读者，我明白，并感觉到了这一点。尽管我是一个很有缺陷的人，毛病很多，长处很少，但我决不会嫌弃海伦，也不会不珍惜对她的亲情。这种亲情同激发我心灵的任何感情一样强烈，一样温柔，一样令人珍重。不论何时何地，海伦都向我证实了一种平静而忠实的友情，闹别扭或者发脾气都不会

带来丝毫损害。可是海伦现在病倒了。她从我面前消失，搬到楼上的某一间房子，已经有好几周了。听说她不在学校的医院部同发烧病人在一起，因为她患的是肺病，不是斑疹伤寒。在我幼稚无知的心灵中，认为肺病比较和缓，待以时日并悉心照料，肯定是可以好转的。

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，因为她偶尔在风和日丽的下午下楼来，由坦普尔小姐带着步入花园。但在这种场合，她们不允许我上去同她说话。我只不过从教室的窗户中看到了她，而且又看不清楚，因为她裹得严严实实，远远地坐在回廊上。

六月初的一个晚上，我与玛丽·安在林子里逗留得很晚。像往常一样，我们又与别人分道扬镳，闲逛到了很远的地方，远得终于使我们迷了路，而不得不去一间孤零零的茅舍回路。那里住着一男一女，养了一群以林间山毛榉为食的半野的猪。回校时，已经是明月高挂。一匹我们知道是外科医生骑的小马，呆在花园门口。玛丽·安说她猜想一定是有人病得很重，所以才在晚间这个时候请贝茨先生来。她先进了屋

，我在外面呆了几分钟，把才从森林里挖来的一把树根栽在花园里，怕留到第二天早晨会枯死。栽好以后，我又多耽搁了一会儿，沾上露水的花异香扑鼻。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，那么宁静，又那么温煦。西边的天际依旧一片红光，预示着明天又是个好天。月亮从黯淡的东方庄严地升起。我注意着这一切，尽一个孩子所能欣赏着。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：

“这会儿躺在病床上，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悲哀呀！这个世界是美好的，把人从这里唤走，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去，会是一件十分悲惨的事。”

随后我的脑袋第一次潜心来理解已被灌输进去的天堂和地狱的内涵，而且也第一次退缩了，迷惑不解了，也是第一次左右前后扫视着。它在自己的周围看到了无底的深渊，感到除了现在这一立足点之外，其余一切都是无形的浮云和空虚的深渊。想到自己摇摇晃晃要落入一片混乱之中，便不禁颤抖起来。我正细细咀嚼着这个新想法，却听得前门开了，贝茨先生

走了出来，由一个护士陪同着。她目送贝茨先生上马离去后，正要关门，我一个箭步到了她跟前。

“海伦·彭斯怎么样了？”

“很不好，”回答说。

“贝茨先生是去看她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对她的病，他说了些什么呀？”

“他说她不会在这儿呆很久了。”

这句话要是昨天让我听到，它所表达的含义只能是，她将要搬到诺森伯兰郡自己家去了，我不会去怀疑它包含着“她要死了”的意思。但此刻我立即明白了。在我理解起来，这句话一清二楚，海伦在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，她将被带往精灵的地域，要是这样的地域确实存在的话。我感到一阵恐怖，一种今人震

颤的悲哀，随后是一种愿望，一种要见她的需要。
我问她躺在哪一个房间。

“她在坦普尔小姐的屋里，”护士说。

“我可以上去同她说话吗？”

“啊，孩子！那不行。现在你该进来了，要是降了露水还呆在外面，你也会得热病的。”

护士关了前门，我从通往教室的边门溜了进去。
我恰好准时，九点刚敲，米勒小姐正吩咐学生上床

也许过了两小时，可能是将近十一点了，我难以入睡，而且从宿舍里一片沉寂推断，我的同伴们都已蒙头大睡。于是我便轻手轻脚地爬起来，在睡衣外面穿了件外衣，赤着脚从屋里溜了出来，去寻找坦普尔小姐的房间。它远靠房子的另外一头，不过我认得路。夏夜的皎洁月光，零零落落地洒进过道的窗户，使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她的房间。一股樟脑味和烧焦的醋味，提醒我已走近了热病病房。我快步走过门前

，深怕通宵值班的护士会听到我。我担心被人发现被赶回房去。我必须看到海伦——在她死去之前必须拥抱她一下——我必须最后亲吻她一下，同她交换最后一句话。

我下了楼梯，走过了楼底下的一段路，终于毫无声响地开了和关了两道门，到了另一排楼梯，拾级而上，正对面便是坦普尔小姐的房间，一星灯光从锁孔里和门底下透出来，四周万籁俱寂。我走近一看，只见门虚掩着，也许是要让闷人的病室进去一点新鲜空气。我生性讨厌犹犹豫豫，而且当时急不可耐，十分冲动——我全身心都因极度痛苦而震颤起来，我推开门，探进头去，目光搜索着海伦，担心遇见死亡。

紧靠坦普尔小姐的床铺，被白色的帷帐遮去了一半的是一只小床。我看到了被子底下身子的轮廓，但脸部被帷幔遮住了。那位在花园里同我讲过话的护士坐在一把安乐椅上，睡着了。一支灯芯未剪的蜡烛幽幽地在桌子上燃着。没有看到坦普尔小姐。我后来知道，她已被叫到热病病室，看望一个昏迷不醒的病

人。我往前走去，随后在小床旁边停了下来，我的手伸向帷幔，但我宁愿在拉动之前开口说一下，我们人仍然畏缩不前，唯恐看到一具尸体。

“海伦！”我轻声耳语道，“你醒着吗？”

她动弹了一下，自己拉开帷幔，我后到了她的脸，苍白、憔悴，却十分镇静，她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，于是我的恐惧心理顿时消失了。

“真是你吗，简？”她以独特的柔和语调问。

“啊！”我想，“她不会死，她们搞错了，要是她活不了啦，她的言语和神色不会那么镇定自若。

我上了她的小床，吻了她一下。她的额头冰冷，两颊也冰冷，而且还很消瘦，她的手和手腕也都冰冷，只有她那微笑依旧。

“你为什么到这儿来，简？已经过了十一点啦

，几分钟前我听见敲的。”

“我来看你，海伦。我听说你病得很重，我不同你说句话就睡不着。”

“那你是来同我告别的了，也许许来得正是时候。”

“你上哪儿去吗，海伦？你要回家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回到我永久的——我最后的家。”

“不，不，海伦，”我顿住了，心里很难过。我竭力咽下眼泪，这时海伦一阵咳嗽，不过没有吵醒护士。咳完以后，她精疲力尽地躺了几分钟，随后轻声说：

“简，你都光着你的小脚呢，躺下来吧，盖上我的被子。”

我照她的话做了。她用胳膊搂住我，我紧偎着

她，在沉默了很久之后，她继续低声耳语着说：

“我很愉快，简，你听到我已经死了的时候，你可千万别悲伤。没有什么可以感到悲伤的。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得死去。现在正夺去我生命的疾病并不痛苦。既温和而又缓慢，我的心灵已经安息。我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太悲痛，我只有一个父亲，他新近刚结婚，不会思念我。我那么年纪轻轻就死去，可以逃脱大苦大难。我没有会使自己在世上发迹的气质和才能。要是我活着，我会一直错下去的。”

“可是你到哪儿去呢，海伦？你能看得见吗？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相信，我有信仰，我去上帝那儿。”

“上帝在哪儿？上帝是什么？”

“我的创造者，也是你的。他不会永远毁坏他所创造的东西。我毫无保留地依赖他的力量，完全信任他的仁慈，我数着钟点，直至那个重要时刻到来，

那时我又被送还给他，他又再次显现在我面前。”

“海伦，那你肯定认为有天堂这个地方，而且我们死后灵魂都到那儿去吗？”

“我敢肯定有一个未来的国度。我相信上帝是慈悲的。我可以毫无忧虑地把我不朽的部分托付给他，上帝是我的父亲，上帝是我的朋友，我爱他，我相信他也爱我。”

“海伦，我死掉后，还能再见到你吗？”

“你会来到同一个幸福的地域，被同一个伟大的、普天下共有的父亲所接纳，毫无疑问，亲爱的简。”

我又再次发问，不过这回只是想想而已。“这个地域在哪儿？它存在不存在？”我用胳膊把海伦搂得更紧了。她对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宝贵了，我仿佛觉得我不能让她走，我躺着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。她立刻用最甜蜜的嗓音说：

“我多么舒服啊！刚才那一阵子咳嗽弄得我有点儿累了，我好像是能睡着了，可是别离开我，简，我喜欢你在我身边。”

“我会同你呆在一起的，亲爱的海伦。谁也不能把我撵走。”

“你暖和吗，亲爱的？”

“晚安，简。”

“晚安，海伦。”

她吻了我，我吻了她，两人很快就睡熟了。

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白天了，一阵异样的抖动把我弄醒了。我抬起头来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别人的怀抱里，那位护士抱着我，正穿过过道把我送回宿舍，我没有因为离开床位而受到责备，人们还有别的事儿要考虑，我提出的很多问题也没有得到解释。但一两

天后我知道，坦普尔小姐在拂晓回房时，发现我躺在小床上，我的脸蛋紧贴着海伦·彭斯的肩膀，我的胳膊搂着她的脖子，我睡着了，而海伦死了。

她的坟墓在布罗克布里奇墓地，她去世后十五年中，墓上仅有一个杂草丛生的土墩，但现在一块灰色的大理石墓碑标出了这个地点，上面刻着她的名字“Resurgam” 这个字。